

# 鳳血

寐语者  
著

红颜艳骨，孽缘纠葛。  
凤凰涅槃，浴火而生。

鳳呈

古言经典之作《帝王业》后  
寐语者又一华章巨献 八年沉淀 口口相传

◆ 附赠独家番外 + 华美海报 ◆ 人气古言力作《凰图》前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WEN YI CHUBANSHE

# 鳳血

寐语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血 / 寐语者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00-1570-8

I. ①凤… II. ①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2997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mailto:bhz@bhzw.com)

书 名 凤 血  
作 者 寐语者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游灵通 陈 蓉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 兮 悦 悦  
封面设计 小 贾  
封面绘图 Rlo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16 680mm × 970mm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5500-1570-8

赣版权登字: 05-2015-42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上卷

婆娑

第一章

金枝委地谁人拾

003

第二章

琼庭暗香曾入袖

008

第三章

凤羽摇落梧桐影

014

第四章

齐纨新裂见莲华

021

第五章

鸳鸯风急不成眠

027

第六章

箏上新弦张旧恨

034

第七章

锦绣华年对霜冷

041

第八章

会向瑶台月下逢

048



第九章

昆山玉碎引潜龙

055

第十章

何来乔木庇丝萝

062

第十一章

销魂却在夕阳中

068

第十二章

燃榛焚羽待涅槃

075

第十三章

为谁斫断红丝腕

084

第十四章

红染绣线嫁衣成

091

第十五章

此身已随前缘误

099

第十六章

回看流年是蹉跎

107

第十七章

当时何似莫匆匆

114

目录

下卷

涅槃

第十八章

别有幽怨各自生

125

第十九章

故人一去不堪梦

132

第二十章

红颜此历千万劫

141

第二十一章

啼鸟惊飞恨未央

149

第二十二章

弹指灰飞事成空

157

第二十三章

独向天阙伶仃行

166

第二十四章

一夜东风看摧杀

173

第二十五章

箫韶九成待来仪

181

第二十六章

素手乾坤见方寸

190



第二十七章  
从此不复梦承恩

198

第二十八章  
卑飞敛翼鸞将击

206

第二十九章  
劲羽离弦不能回

213

第三十章  
云退霜杀夜将尽

221

第三十一章  
一夕翻覆在天家

229

第三十二章  
血色山河万里染

238

第三十三章  
谁家天子谁家事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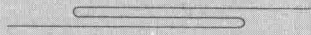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章  
半世过尽半世兴

257

番外篇  
不见世间莲华色

268

上卷



婆  
娑





簌簌，陈旧的殿前飞檐上一大块积尘被震落，沉闷的轰隆巨响又一次从南面宫门传来，伴随而来的，是一种奇异的潮水般的声音。映红大半个天际的火光隆隆如熔浆，似要将天幕烫出个窟窿来。

“哟凰，哟凰你听见了吗——”

绯衣散发的女子拖曳着长披帛从殿外奔进来，轻盈似凤蝶。殿门空敞，旷寂的殿上一个人也不见，唯有她细碎的脚步声一路穿过，径直来到玉雕屏风前，朝端坐琴案后的素衣少女拍手笑道：“你听，外边好热闹，宫里又放焰火了！”

素衣鬢髻的少女抬起头来，面容与这绯衣女子相似。只是绯衣女子已不年轻，眼尾唇角已有风霜痕迹。少女朝她伸出手，笑容温暖，“母妃，你的发髻散了。”

“散了么？”绯衣女子微怔，依言温顺地坐下来，任凭少女为她梳头。少女跪坐在她身后，掬起如缎的长发在掌心，却见几缕白发暗潜在青丝间，甚是触目。

“快些梳呀。”绯衣女子催促道，“宫里放焰火了，今晚又有庆典，皇上兴许会来的！哟凰，我要梳仙螺髻，他最爱这发式，当日他便站在木槿花下，瞧着我，秋水为神裁玉为骨……”她呢喃着羞红了双颊，恍然沉入昔年绮梦，身后少女也随之流露出一丝笑容。

父皇，父皇已经十几年未曾来过辛夷宫，往后也不会再来了。

昀凰握了玉梳，一下下梳过母亲发间，为母亲梳了这些年的头，一天天看着白发从青丝里长出来。往日她总会悄悄将白发扯去，害怕有一天会看见母亲满头成霜。

而今日过后，母亲这一头珍爱的长发再不会变白了。

又一声轰然巨响震动大殿，琉璃翠瓦跌落的脆响接连传来。绯衣女子蓦然激动起来，指了天上血似的火光叫道：“有烟花，好多的烟花！昀凰你看，你看！”她激动得霞染双颊，不由分说拽起昀凰的袖子，拖她到殿外廊下，“天上好亮啊，跟你出生那年的烟花一模一样……那年新岁，皇上大赦天下庆贺你降生，宫里放了三天三夜的焰火，就是这样的，昀凰你记不记得？”

她紧拽着昀凰的袖子，殷殷热望，眼里满是期盼。昀凰点头笑笑，“母妃，我记得。”于是她便真的相信昀凰记得，越发欢喜不已，奔到庭中仰望满天火光，雀跃得像个孩子。昀凰靠在廊柱上，静静看了她一会儿，终将目光投向火光下的遥远天际。

父皇的头颅已在永安门上悬挂大半日了。

叛军从外城攻入皇城足足费了三日，听说护城河里满满都是尸体，血水一直流淌到永安门去。虽然气数已尽，残存的万余王师和三千禁军，还是为父皇效尽了最后的忠诚。最后一支勤王之师殒没后，父皇率太子和五位皇子亲自出战……说是出战，毋宁说是赴死。他们齐齐死在阵前，连父皇的头颅也被斩下。这样酷烈的死亡，的确更符合父皇的暴戾之名。他一生嗜杀，最终宁肯带着儿子们迎头撞上屠刀，也不肯同后妃窝囊地死在深宫里。

父皇的面容已经遥远而模糊，怎么也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子。仅有的记忆也停留在三岁之前，往后十六年他再未同她说过一句话。也曾站在远处看过，逢皇家大典跟在兄姊身后远远叩拜过……除此，再无印象。

可惜了，她都不记得他的样子，如今悬挂城上的头颅也不知是狰狞还是凄凉。这样想着，却也不觉得悲伤，仿佛只是一个与她无关的人。

荒凉的辛夷宫，到此刻越发冷寂得像座坟墓，原本不多的几个老宫人已逃的逃，躲的躲了。整个宫里已全然打翻了个个，什么君臣、主从也顾不得了，能逃命的都自顾自逃命去了。

半个时辰前来过一名仓皇的内侍，传皇后懿旨，召恪妃与清平公主速往中宫觐见。看这光景，也该是时候了，叛军很快将要攻进宫里，皇后召见诸妃嫔公主，必是备好饯酒要一同上路了。

可这次不同，昀凰不接旨，也不打算去中宫。

卑顺温和的清平公主对皇后懿旨毫无回应，令传旨的内侍无措而返。

疯癫失宠的恪妃，连位分低微的才人也敢当面欺负，何况是高贵的后妃们。昀凰望着兀自欢喜奔走的母亲微微一笑，十几年隐忍下来，到此刻终于不必掩饰心中憎恶了。即便是死，也懒得与她们死在一处。

“母妃。”昀凰徐步走下宫阶，立在梨花树下，素锦长裾逶迤身后，“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去见父皇了。”她向母亲伸出手去，广袖迎风，纷纷落英恰被风吹散，如雪砌落。几点花瓣飘落掌心，质如初雪，犹不及她掌心的莹洁。

琴案上酒樽已斟满，碧色的酒，馥郁可人。

昀凰双手将绿玉杯捧到恪妃面前，眉眼盈盈地笑道：“佳人醉颜酡，母妃稍饮些酒，父皇看了不知多喜欢。”恪妃轻笑，娇羞不已，接了杯子引袖送至唇边。蓦然又是一声巨震，令她失手泼洒了大半杯酒。昀凰只得再将杯里注满，恪妃却放下了杯子，含羞而笑，“不，我要等皇上来时一同喝。”说罢翩然转身，到妆台前欣欣顾影，拣了一支金步摇仔细插在鬓旁。

昀凰怔怔看她，耳听得殿外巨声一下连着一下，仿佛离辛夷宫越来越近了。

再不能等了，一旦叛军冲杀进来，便是求死也不能。

听说叛军攻入睿王府后，将府里女眷通通发为营妓，更将安乐郡主凌辱至死。

那潮水般的喊杀声隐隐已至近处，昀凰执起酒杯，却再也劝不动恪妃，疯癫的女子偏在此时固执起来。昀凰一咬牙，将酒杯强送到她唇边。恪妃惊叫着挣脱，踉跄后退数步，手腕却被昀凰紧紧扣住。昀凰一语不发，紧紧抿了唇，执杯的手却连连剧颤，洒了自己一襟的酒。恪妃望着她的面容，终于害怕起来，拼命摇头挣扎，说什么也不肯喝。

轰然一声响，落锁的宫门突然被人从外撞击。

酒杯脱手坠地。

恪妃趁机挣脱，往殿外奔去。

昀凰也不追赶，转身自琴案上拿起一张朱漆雕弓，张弓搭箭，对准了母亲背影。

这箭，本是留给踏入辛夷宫的第一个叛军。

这弓，本是为博父皇一顾而准备。

今上尚武，每年的行苑射典，成年皇子公主均可一试身手，夺得头筹者必能得今上嘉赏。昀凰从九岁开始练习，偷偷向侍卫求教，躲在辛夷宫里射坏无数草垛。到十五岁及笄那年，终于可以参加射典，却被皇后一道懿旨留在宫中，命清平公主随侍弥留的惠太妃，不必前往行苑。之后四年的射典，皇后总有恰到好处的理由，将清平公主一人留下。

多年苦习的箭术，一次也未能用上。

此刻挽弓所向，却是射向自己的母亲。

宫门被撞得摇摇欲裂，恪妃被这动静吓得手足无措，不敢再往前跑，一时怯生生立在庭中，茫然望向殿前的女儿。昀凰立在殿门阶上，苍白指尖稳稳控住白羽箭尾，将三棱铁矢对准了母亲心窝。

最后一声巨响里，高大的宫门被轰然撞开。

昀凰猛地闭了眼，指尖上力道一松！

恪妃一声尖叫。

昀凰眼也不睁，转身扑到琴案前，举起剩下半壶毒酒仰头便喝。

“公主且慢！”一个男子声音疾呼，因惶急而透出凌厉。

随之却是恪妃哽咽惊恐的呼声：“放开我！”

昀凰僵住，缓缓放下酒壶，鼓足最大的勇气回头。只见恪妃被一名内侍扑倒在地，毫发无伤，白羽箭正中她身后的木槿树身，箭尾犹自颤颤。昀凰缓过一口气，再没力气支撑，软软跌倒在案前，茫然望向恪妃身后的那人。

正午阳光白晃晃照在他绛紫朝服上，整个人粲然生辉，耀得昀凰目眩。

昀凰想站起身来，却周身虚软，冷汗不知何时已湿透衣衫。那人大步来到跟前，扶她靠住琴案，一双深湛眸子切切地看她。昀凰颓然闭上了眼，再睁开时已寂然无波，“沈大人，久违了。”

“臣万死，臣护驾来迟。”沈觉垂眸不敢看她。

护驾，他说他来护驾。

从太子侍读，而至太子宾客，年过弱冠便官至少傅，这位受父皇恩宠有加的当世第一才子，临阵倒戈，携军机密件投向叛军，引致络川之役十万王师兵败如山倒，叛军至此长驱直入帝京。宫陷之日，他堂而皇之踏入辛夷宫，却说是来护驾。

昀凰抬眸，一双眸子极澈，极亮，似要将他看个透彻。

沈觉低下头去，态度温文卑逊，“臣恭迎公主与恪妃娘娘鸾驾至昌王府暂避，免受兵事滋扰。”庭中恪妃已被内侍拉起来，一左一右地攥住，惊恐尖叫一声接一声传来。

昀凰冷冷看着，垂在身侧的右手缓缓握紧。沈觉看见她的动作，挺秀眉锋略微一抬，却不能作声。她绾凤双鬓髻早已散了，青丝纷披双肩，衬得脸颊一点血色也无。望着庭中挣扎哭叫的母亲，方才一心赴死的决绝亦如草灰熄散，昀凰漠然开口：“别吓着她，我随你去便是。”

# 琼庭暗香曾入袖

## 第二章

雨丝如织，密密垂落朱檐。已是季春，檐外燕子呢喃，纷落了残红一地。

“花都谢了。”恪妃喃喃自语，恍惚直往中庭里去，也不顾密雨正急，身后披帛绣带拖曳于泥泞。两名侍女撑伞追了上去，替她遮去雨丝，却怎么也劝不住她。恪妃展开广袖，只忙着为那些花儿遮雨，自己衣袂尽湿。

两名侍女正觉无奈，却听身后传来轻柔语声：“母妃，回来。”

清平公主不知何时来到庭前，素衣广袖，青丝如云，净瓷似的一个人，连语声也似水溅瓷上。听见她的声音，恪妃立即转身，像个做错事被发现的孩子，讪讪地任由侍女搀回。

哟凰抬手为她拭去颊上水迹，举止轻柔，恪妃却似十分不安，怯怯低了头道：“是你父皇最喜欢的木芙蓉呢……”这话在侍女听来，也不由心中一酸，哟凰却淡淡道，“花谢了还会再开，父皇不会错过的。”恪妃侧首想了想，脸上浮上些笑容。

忽有侍女进来通传，称昌王与沈少傅求见。

听有外人来，恪妃立时惊慌失措，拽了哟凰的袖子怎么也不肯放手。

昌王引着沈觉穿过曲折回廊，一路行至王府最北侧的僻静院落，沿路不见几个

仆役，石径上落英缤纷。

“一时匆促，只备得这么个寒碜地方。”昌王笑得谦和，待沈觉十分客气，沈觉亦谦逊有加，“有赖王爷照应周全。”昌王抚须一笑，“皇命在上，老夫不过举手之劳。”

新皇即位，论辈分仍是昌王的侄孙，待这位老王爷礼遇有加，而沈觉也是新皇御前红人。二人此时悄然而至，也不带一个侍从，转入门内，迎面便见清平公主虫立庭中，一身素衣皎洁。

昀凰执晚辈礼，敛襟向昌王略略欠身。

昌王素以风流闻名，年过六旬仍姬妾成群，见得昀凰一屈身的风致，却不由呆了。

前日一乘轻车载了这对母女人府，匆忙间未及细看，为避嫌起见，也不曾私下探视。此时乍见，这孩子已出落得如此姿貌，犹胜她母亲当年风华。

只是谁又料到，昔日艳重天下、宠冠六宫的恪妃，会落得如今这般境地。

昌王心下唏嘘，面上自是一派长者敦厚，问候了称病未出的恪妃，又细细关照一番起居，这才借故先行离去。剩下沈觉与昀凰单独相对，三步之隔，一世之遥。

假若当日父皇允了他的求婚，眼下又会是怎样光景？

昀凰不合时宜地想到了这个问题，不由露出微笑。沈觉定定地看她，终于能够这样看她，无须避嫌，无须卑微……她却以一抹深凉透人的笑容相迎。

良久对视，沈觉徐徐垂下了目光。

庆嘉元年，信远侯次子沈觉以弱冠之年随父使北齐，雄辩于庭，震慑异邦，令齐主抚膺长叹；是夜齐使至驿馆，许以高位厚帛美姬，沈觉按剑逐客。归朝之日，帝设宴宫中，厚赐嘉恩，以帝女尚之……岁冬，临川公主下嫁沈氏，婚后不久即染疾，逝于庆嘉二年仲夏。

宫宴之日，帝十一女清平公主昀凰随着一班位分低微的宫眷坐在最偏远的席位。殿前歌舞升平，繁华似锦，才俊风流，于她只是局外的热闹。父皇很高兴，趁醉指着那出尽风头的锦衣少年说：“朕也听过京中传言，说沈郎风流，拟配天女。今日朕的女儿都在这里，沈觉，你可有瞧上谁个？”父皇生性豪迈，常有惊人之



语，当众说出这番不合体统的话，更令帘幕后的公主们惊嗔羞怯不已。几位适龄的公主更是粉面飞霞，一面拿纨扇遮了脸，一面偷眼看那俊俏沈郎。

昀凰听得有趣，好奇心性上来，也翘首去张望。只见沈家父子跪地谢恩不迭，父皇笑望了这边帘幕一眼，等着沈觉开口。殿上诸人都在窃窃猜测沈郎会求娶哪一位公主，连不苟言笑的皇后也将目光扫向这边……沈觉终于开了口：“臣，求上清平公主。”

话音落地，满殿俱寂，方才还是歌舞升平，转眼只剩寒冰覆地。御案后的皇上骤然沉默，殿上阶下，帘内帘外，再没有一丝声音。帘幕内外无数目光投向末座的昀凰，似悄无声息的箭，将人洞穿。

清平公主名昀凰，年十五，恪妃所出。十七位帝姬的名讳皆是一个单字，唯有清平公主得圣上亲赐“昀凰”之名。昀者，日光也；鸟中之王，雄为凤，雌为凰——昀凰，翱翔在烈烈日光下的百鸟之王。

“你降生之日，皇上梦见了金色凤鸟在日光下飞舞，便为你赐名昀凰。”母妃每次说起这名字的由来，总有光彩溢于眉目，似重见昔日荣耀。她的女儿是那么与众不同，是皇上最珍爱的公主，为她诞生而设的庆典奢华至极，烟火足足燃放了三个夜晚。

父皇终于开口，却是漠然的一句：“谁是清平？”

原来他已不记得她。

跪在阶下的沈家父子，以额触地，不敢抬头。

只听皇后笑了，“沈郎说的是兴平，皇上听岔了。”

“哦，是兴平吗？”皇上似在自言自语，目光却扫向阶下沈氏父子。信远侯沈恩低伏的身子明显一颤，仅有极短暂的一刻迟疑，旋即朗声道，“犬子斗胆，求上兴平公主。”

兴平公主乃皇后幼女，年仅十三，帝后爱之笃甚。

皇后微笑，“可惜兴平年幼，尚未足龄，倒是临川上月刚行过了及笄。”

帝十二女临川公主，皇后胞妹宸妃所出，年十五，美姿貌，工琴书。

皇上慵然啜一口酒，眼也不抬，“那就临川罢。”

龙颜金口，一句话便是临川的一生——隔了重重御座，层层珠帘，昀凰看不到